

古城听埙

◎孙剑波

从永宁门向东,沿着城墙根至文昌门,便是西安赫赫有名的书院街。十多年前,这里青瓦红廊的仿古建筑下云集了四方墨客、各色艺人。五百多米长的长街,陈列着书画卷轴、古玩玉器、文房四宝,又有丝竹管弦充斥于耳。那时的书院街并不像一个挥毫作画的墨客,气定神闲,心无旁骛,而于古风淳淳中透着一股风骚气。最让人回味的莫过于那一声凄凄切切的埙音。

站在书院街的牌楼下,很远就可以听到如丝如缕的埙声传到耳根。吹埙者黄建军是一个三十多岁、面孔平庸的人。他的摊位在街道中段,小小的木板铺位上摆满了葫芦丝、长箫短笛,各式鹅卵状的陶埙,有红有黑。黄建军充当着演奏师兼陶埙推销者的双重角色。他演奏时表情享受而忘情,蜡黄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异乎寻常的光彩,眯缝的眼里有了情调,演到高潮时,他身体后仰,目光飘移到很远的天空,那只鸵鸟蛋一样的陶埙乐器里发出“呜——呜——”的声波,勾人心魄又拒人千里。古时有“三音”之分,古琴之音为天籁,土埙之音为地籁,昆曲之音为人籁。音乐,这种大同的世界语言,不需要翻译,就可以直接走进普通人的心智。

一曲终了,我带头鼓了掌。黄老师点头向我致意,我和他交流了音乐感受。谈到埙,他说:这是一种只适宜演奏悲凉韵调的乐器,这是乐器的自身属性所致。埙是什么,是一颗心,多窍的心,声发自心,是为心声。

谈到高兴处,黄老师来了兴致,顾不上买卖,为我表演他最擅长的《苏武牧羊》《长门怨》。这是一个盛夏的时令,日光充裕,把这条文化街沐浴在一种响亮色彩中。黄老师按成本价卖给我一只50元的埙,我又买了他个人录制的一张碟片。他又教我指法、用气。

第二次来到书院街,已是三年后的一个秋天,埙声依然从街心传来。走近时,那个摊位竟比前几年更为热闹。表演者是黄老师和一位十来岁的女学生,两只埙同时吹奏着《苏武牧羊》。黄老师几乎没有变化,他一边演奏,一边以肢体动作、眼神示意那位女学生。两只埙合奏,起到了一种很好的“共鸣”效果。

最近一次去书院街是五年前,遗憾的是黄老师和他的埙声在街头消失了。很多时候我凭空想象,在一个月夜的古城墙上,奏一曲《长门怨》,那该是怎样一种绝妙的感受!

海的遥想

◎王炜

到厦门时,我就住在环岛路南段,云顶岩脚下的黄厝海滨。我所住的地方出门往右一拐,走一小会儿,穿过公路下个坡,就到了海滩。每天一早一晚,我都是要来海滩看看的。

说是来海滩看看,其实是来感受海的。或许是出于新奇,或许是平日里难得见海,对海的向往自然很特别。原本对于我来说,已不是第一次看海了,但每次见了海,又像是头一回看到,总觉得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一样,总有些想去亲近的欲望和看不够的留恋。

索性脱掉鞋子,赤足漫步在海边的沙滩上,走过的沙里就留下一串深深的脚窝。沙滩上人不多,视野也很开阔,便径直往海水边走去。海面很宽广,远处有两座小山一样的岛屿,影影绰绰地矗立在海里。近些的海面上,有两条并不很大的木船停泊在那里,那应该是渔船。

海是安静的,没有大风,也没有大浪,只有海潮在有节奏地冲刷着海岸线。“哗……哗……”一轮潮水卷着白色的碎沫,奔涌着冲上来又轻轻地退下去,退去的沙滩就变得潮湿了,也瓷实了。运气好了,海水没过的沙滩上会捡到几只

贝壳。紧接着,新一轮潮水在海面上酝酿生成,伴随着颇有气势的海的声音,远远地逐浪翻转而来,如此往复,日夜为继。

面对着海,我好似有些入神。眼看着海,耳听着海,感觉竟然这样美妙与享受。我就像是怎样情景,海流又是在怎样的暗自涌动,海底生物长什么样,有艳丽无比的珊瑚、千奇百怪的鱼类、古老长寿的海龟、晶莹透明的水母、个头硕大的鲸,还有孩子们喜欢的海马、海豹、海豚、海星……

海是狂暴的。海的性格如同小孩子般,是喜怒无常的。看似风平浪静的海上,瞬间就会变得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唯有一只海燕无所畏惧,叫喊着在乌云与大海之间展翅飞翔。旋即,天空开始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海天混为一色,紧密地连在一起。海怒吼起来,巨浪肆意地拉扯着、翻卷着,狠狠地抛起来又摔在海边高耸的岩石上,直摔得惊涛拍岸,卷起千堆白雪。

么,海底下又有什么?我发觉了自己的无知,也感到了人在大海面前的渺小。

徘徊在沙滩上,看起起伏伏、涨涨落落的海,遐想着远方更蓝的海面下海底世界该是怎样的情景,海流又是在怎样的暗自涌动,海底生物长什么样,有艳丽无比的珊瑚、千奇百怪的鱼类、古老长寿的海龟、晶莹透明的水母、个头硕大的鲸,还有孩子们喜欢的海马、海豹、海豚、海星……

海是狂暴的。海的性格如同小孩子般,是喜怒无常的。看似风平浪静的海上,瞬间就会变得狂风大作、乌云密布,唯有一只海燕无所畏惧,叫喊着在乌云与大海之间展翅飞翔。旋即,天空开始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海天混为一色,紧密地连在一起。海怒吼起来,巨浪肆意地拉扯着、翻卷着,狠狠地抛起来又摔在海边高耸的岩石上,直摔得惊涛拍岸,卷起千堆白雪。

然而,在那波澜壮阔的大海上,总有那不畏惊涛骇浪的出海人同大海搏击着,去追寻海的梦想,去探求海的宝藏。凝神思忖,那些出海人,为什么会拥有那样的勇气和毅力,到汹涌澎湃的大海上去弄潮?因为在他们的船

上,都有一根根桅杆,那桅杆上扬起片片白帆,那白帆就是他们的理想。

那些出海人,都是些普普通通的渔民,渔民自有渔民的理想。为了理想,他们一次次出海,在海里漂泊,在海里生长。面对苍茫的大海,他们毫无惧色,乘风破浪。因为在他们的心中,充满了希望,那希望便是螃蟹成堆,鱼儿离真正的深海还很远。的确,海的辽阔与广袤超出了我的思维,即便面朝大海,还是想不出出海到底有多大,也只能停留在影视画面中。但是,人的思想和智慧却能遨游大海,走向深蓝,走向大洋深处。

人总是对未知的事物充满好奇。此刻的我,仍对大海有着无尽的思索。虽然没有在海边出生、海里成长,心中对海却有一种天然的亲切、天然的热望,海的博大与深邃同样使我为之神往。

不觉天色已晚。过了一会儿,天就彻底黑了,无边的海被笼罩在夜的宁静中,只有海水依旧拍打着海岸,“哗……哗……”依然汹涌着冲上来又轻轻地退下去。

夜幕下,那声音犹如海之摇篮曲,也许累了一天,海也要睡去了。

印象周庄

◎杨莉

周庄离苏州不算太远,与苏州火车站毗邻的汽车站就有直达周庄的大巴,大概两小时的车程就到周庄了。要进到庄里面,还需要坐二十分钟左右的船,当船一路行至水穷处时,我便撑起我的油纸伞,走进这个烟雨蒙蒙的古镇了。

余秋雨笔下的周庄美得那样安静又不失烟火味,而我一进周庄,便有了“客至如归”的感觉。几乎每一家店铺前都有人招呼你,热情地问你需不需要吃饭、住店买东西吗?说实话,我不太喜欢这样的周庄,有种大家闺秀被推上戏台的感觉。有句诗怎么说来着:“浓妆淡抹总相宜。”对,周庄虽然被商人浓妆艳抹,但细细品味,她依然很美。

趁着蒙蒙细雨,踩着青石板路,人自然而然就惬意起来,虽然每一条巷子都被货品琳琅满目的商铺挤满,但透过繁华,看到的却是高雅。经过一处茶楼,那古色古

香的陈设竟也曾与三毛对视过;感觉那个身着旗袍,泼墨挥毫的姑娘出售的不是字画,而是那份气定神闲。那个头发花白,嘴里叼着根烟,低头纺着线的大娘的根本就是艺术本身;还有手拿锉刀,娴熟又灵活地将一根根竹子变成各种工艺品的大叔,在竹子的世界谁与争锋?

当我从庄子里出来的时候,好多店铺已经打烊。那些招呼我吃饭、住店买东西的人,已经在古镇另一头,燃起袅袅炊烟,侍弄着自己的锅碗瓢盆了。

说不清是逛景点还是感受另外一种生活,周庄给人的感觉是那种淡淡的却难忘的。它坐落于淀山湖畔九百余年前,见证了多少世事沧桑,我无从得知,但日月星辰肯定看到过它灿若桃花的笑脸,微风也曾轻抚过它流泪的脸庞。或许,周庄本身就是一个快意江湖的侠客吧,才惹得人们不断张望。

旅途中的幸福花

◎李敏

夏日里,朋友圈更是热烈:祖国的大好河山,各地的特色美食,多变的旅拍写真……这一切让我本不平静的心愈加躁动,不出趟门,怎么能对得起这美好的暑假?然而今年的出游,却让我对旅程的意义又多了几分感悟与思考。

毗邻兰州却从未亲临,终于在八月中旬的周末我们坐上了高铁,感受着当下便捷的出行,须臾之间就已抵达目的地。先生的同学早已定好当地美食,妥帖地待我们放下行李,便直奔桌桌爆满、香气四溢的饭店里大快朵颐,软烂脱骨的手抓羊肉正让人欲罢不能,香甜可口的浆浆肉就催促着我们快尝一尝,还有色泽诱人的沙葱炒蛋,浓郁回甘的三炮台,满满当当的面片子……

平日里饮食规律的我在美食面前也败下阵来,直恨肚皮有限,还好先生同学一条兰州市博物馆、读者展览馆、水车园、夜游中山桥的路线推荐才转移了我的注意力。

果然,量身定制的路线交通便捷、省时省力,每一处都有令人驻足的精彩。尤其是水车园依黄河河岸修建,自西向东,成为兰州人每天散步健身的好去处。家人朋友围桌而坐,看着翻滚的黄河水,品啜着炮台茶,打几圈纸牌,拉一拉家常,多么惬意舒适。女儿更是欢呼雀跃,她体验了黄河上特有的渡河方式——羊皮筏子,真是新奇又难忘。

正玩得意犹未尽,约去安宁市的电话就催促起来。他们一家三口携着我们一家三口,就在这熙熙攘攘、摩肩接踵的夜市里游逛。目前的近况、孩子的学习、美味的介绍、此起彼伏的叫卖,交织着炼奶的醇香、炙烤的肉香、瓜果的清香,编成了一张让人陶醉放松的大网,大口吃肉,大口喝酒,酣畅淋漓。

而关于兰州更美好的回忆,还有我们带着孩子在繁华的夜市穿行,女儿拉着姐姐的手,探讨着她们感兴趣的话题,我们则品味着曾经的芳华,细数着生活的浪花。即使夜市售卖的物品大同小异,即使到人头攒动的中山桥边拍照留影总有背景群众,即使这半天时间微信运动就接近两万步,但被浪漫热烈的街头气息包裹,一种久违的放松愉悦油然而生。

后来我们还去了成都、贵州,行程中自然有难忘的美景与美食,但更难忘的是我们总能遇到温暖又可爱的人,为旅程留下斑斓的一笔。

泡泡是女儿在欢乐谷认识的朋友,两个小姑娘年龄相仿,很快就熟稔起来。有了同伴,游乐项目更多了几分乐趣。作为成都本地人,热情的

泡泡妈妈还邀请我们第二天同游宽窄巷子,身为资深导游的她职业本能地给我们讲述这里的历史变迁与民俗文化,这种感觉就像歌里所唱那般奇妙。

在风景如画的贵州小七孔,我们邂逅了小七和她的爸爸。小姑娘皮肤白皙,说话前总是温婉一笑,举手投足间散发着南方女子的内敛气息。爸爸则是一身潮搭,墨镜、鸭舌帽、江浙口音颇有几分港星的味道。两个小姑娘在水上森林一拍即合,翠谷嬉水区结盟打水仗更是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接下来的一路便形影不离,有趣的是两位爸爸也是相谈甚欢,热度丝毫不减孩子。

旅行,充满希望的未知之旅。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出去走走,相遇途中美好的人和事,享受当下自由又纯粹的快乐。

